

是永骏纪念专辑

前言

是永骏（1943—2024）先生于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与世长辞，享年八十周岁。他走得很突然，似乎没来得及与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。是永骏先生是第一位成功、有效地把“今天派”（朦胧诗）引进到日语中的翻译家和学者。中国现代诗在日语世界建立的存在感，以及引起日本诗歌界的普遍关注，得力于他的不懈努力和神来之笔。为了感恩他对中国现代诗做出的卓越贡献，我们特编发这个怀念小辑，以飨读者。

田原

穿过语言的栅栏

——纪念是永骏

北岛

岁月洗白是永骏的头发
我日本的影子在游荡
福田的车辙被唤醒——
童年 瘦小的身影在饮水
中学读鲁迅的《野草》
翻过语言栅栏的危险

——引自《歧路行》第31章

二〇〇九年五月下旬，我去九州别府市的亚太大学（APU）。书肆山田刚出版《北岛诗集》（是永骏译），源于一九九八年初版（土曜美术社），前生来世，加上流亡的岁月，成了很厚的书。为了推销活动，主要是东京的几个研讨会。

不奇怪，亚太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坚决抵制我和我的名字。而作为副校长兼任孔子学院院长，是永沉了脸，不吭声，他亲自主持校方的诗歌活动。

翌日他陪着我去九州风景区。这是他的故乡。是永一九四三年出生于福冈县。他的父亲是新闻记者。是永在中学时代读了鲁迅的《野草》，还有史沫特莱的朱德传记《伟大的道路》，对中国感兴趣。他对我说，二战后日本匮乏，他很瘦，让我联想那倒影中的童年。

路过九重梦大吊桥，脚下是深渊，晕高。五个月前，那是香港《今天》三十周年聚会。是永提到陆焕兴的无欲则刚，他说无论碰上什么事，

就能迎刃而解。其性格内敛，偶然蹦了几句。时不时瞌睡，山川起伏进入我的梦中。

后来是永专攻中国现代文学。曾任大阪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，大阪外国语大学附属图书馆馆长，大阪外国语大学校长，立命馆亚太大学教授，立命馆亚太大学校长，后任为学校法人立命馆副总长。除了学术著作，在日本出版《苍穹上》（2016）和《平静剥离》（2018）等诗集。

很多年前，一九八七年一月我把签名的《北岛诗选》通过朋友转给是永。他一九八八年译成日文的《北岛诗集》，接着译成日文的《芒克诗集》和《没有时间的时间》。他在日本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引导者之一。

那是中日诗歌史的重要事件。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，芒克、黄锐和我参加东京纪念《今天》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，包括谷川俊太郎、大冈信、吉增刚造和白石嘉寿子。这是日本诗人最强大的阵容，为了支持民间的《今天》杂志。据说大冈信找到赞助。

在朝日新闻社礼堂的开幕前，初见谷川俊太郎，我们隔排握手，用英文聊天，后来成了好朋友。在诗朗诵过程中，黄锐用开瓶的二锅头，在观众的过道中穿行，白酒在瓶中晃动，观众躲也躲不了。这是黄锐的“二锅头系列”的行为艺术。

而赞助有限，我和是永同住小旅馆的单间，陈旧逼仄，躺平或二人转。我俩遛了弯，带着他去弹球店。电光乍响，小钢球弹来弹去，输了终于踏实了。问起你夫人给你多少路上零花钱，他实说实话。我悄悄说酬金归“小金库”，他马上学会了。

是永陪着芒克和我去《世界》杂志办公室，我们与大冈信对话，是永担任口译。毫无疑问，大冈信是日本当代文学的灵魂人物。他个儿矮，目光锐利，赶上话题他咧嘴笑了，我记得关于青春岁月和钟声——倾听与回响。那是中日文的语言栅栏。



北岛（左一）及是永骏（左二）

如果中国当代文学有另一条河流，那么必须找到坐标。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在日本制作了精致的《今天》合订本（第1期至第9期）的覆刻版。是永写下出版说明如下：“《今天》（1—9期）是一本地下文学杂志，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八〇年七月在北京发行。该杂志的发起人是北岛、芒克和画家黄锐。《今天》不仅仅是一本文学同人杂志，它诞生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〇年民主化运动的高涨之际，与言论控制背道而驰，旨在争取表达自由和想象力解放。《今天》于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二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下令停刊，但之后仍以文学资料的形式出版了《今天文学研究会》的前三期。然而，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底，市公安局宣布停止一切活动，结束了该刊物的运营。之后，《今天》于一九九〇年七月在挪威奥斯陆复刊，至今作为季刊文艺杂志继续发行。由于地下发行时期的《今天》很难获取，因此我们决定出版这个覆刻版，以便让全世界

的读者和研究者能够阅读。这个覆刻版的资料是由芒克先生赠送给是永骏先生的。在进行覆刻之前，我们得到了主编北岛先生和资料提供者芒克先生的同意。由于原本是誉印版油印，因此印刷质量可能存在不清晰的地方，但我们保持了原样。希望这个覆刻版能对世界带来一点益处。”

那正是他刻下的标志，我们找到坐标：“二〇〇八年由徐晓主持，制作‘《今天》30周年纪念册套装’。其中早期《今天》杂志仿真本使用日本‘中国文艺研究会’《今天》（1978—1980）覆刻本精心处理过的原始版面。”（引自《今天》大事记）

是永自青少年起寻找鲁迅——撬动两千多年的磨盘的绝望意识，也就是说，从《野草》的现代性到《今天》的精神潜流。他为了保存中国文学的命脉。“即使是从日本的现代诗人看来，中国的诗人似乎已经完全消化了欧美近现代诗的遗产。使这种彻底的接受成为可能的是什么？在中国同时代诗中，首先不是手法或方法，而是诗人们的精神斗争和其光辉，这最终导致了现代主义诗法的选择。”（引自是永骏的《诗人们的肖像》）

在绝望的门槛，《今天》复刊跨出了重要一步。他在日本发出强烈的信号。“……作为季刊杂志推出，但是大家看看刚复刊那会儿杂志后面的版权页，上面还印着日本订户代理是永骏，日本国大阪府……大阪外国语大学中文系。大概三年左右吧，我个人负责了《今天》复刊后的订阅代理。接受来自日本全国的《今天》订阅者的订阅申请，在邮局开了个账户，让人家把钱汇进来，再隔每半年到一年把钱汇总起来汇给编辑部，那会儿编辑部还在挪威。这个工作我做了三年左右，现在转由内山书店来负责代理订阅《今天》。”（引自2009年5月在东京大学的北岛诗歌研讨会）

二〇〇〇年十一月，在静冈市举办第二届国际连诗活动，主题是“千年之海”。包括日本诗人大冈信、财部鸟子、高桥睦郎和新藤凉子，还有我。北京的郑民钦从日文译成中文，是永从中文译成日文。



大冈信（左一），北岛（中），新藤凉子（右一），2000年11月，静冈连诗

按理说每届选五位，以日本诗人为主，偶尔外国诗人也参与。连诗源自日本传统的俳谐的连歌。大冈信沿袭日本诗歌传统，从七十年代到现在。某诗人先写五行短诗，作为发句（首句），而前者的短诗中一个词或意象，环环相扣，三句或五句，必须远离前者短诗的意境，独出心裁。每位诗人各写五首，互相应和，总共四十首。

在酒店贵宾室，中日诗人和译者一起围坐。窗外远处是富士山，就像一幅画。我写了首句，由是永译成日文，郑民钦把日本诗人的短诗译成中文。最后一天，大家疲倦了，我建议喝烧酒，这是好主意。想当年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“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坐其次”。

我和女儿住在酒店。她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处于青春期，正向外的世界窥望。那天晚上，在酒店里的烧烤店，我和是永在吧台喝酒聊天。女儿紧挨着我，不知所措，打好包，她马上回房间了。

连诗在本地报纸发表了，我们在静冈市的市民会馆朗诵。由静冈县知事（相当于大陆省长）主持告别晚宴。黄锐乘新干线从大阪到静冈市看望我。晚宴快到了，按北京说法，老哥们儿蹭饭，没得说。半路官方

的人再三拦住黄锐。他不修边幅，长头发脏兮兮，艺术家风格。我和对方差点儿翻脸。他们表示歉意，说明座次早就安排好了。黄锐知道日本规矩，只好溜走了。

晚宴的中日诗人和静冈县官员面对面，我坐在C位，与知事相应，分别两位中日女口译，没想到是永也不在场。而官方晚宴刻板无聊。我偶然提到白宫轶事，在口译传递中，日本官员哈哈大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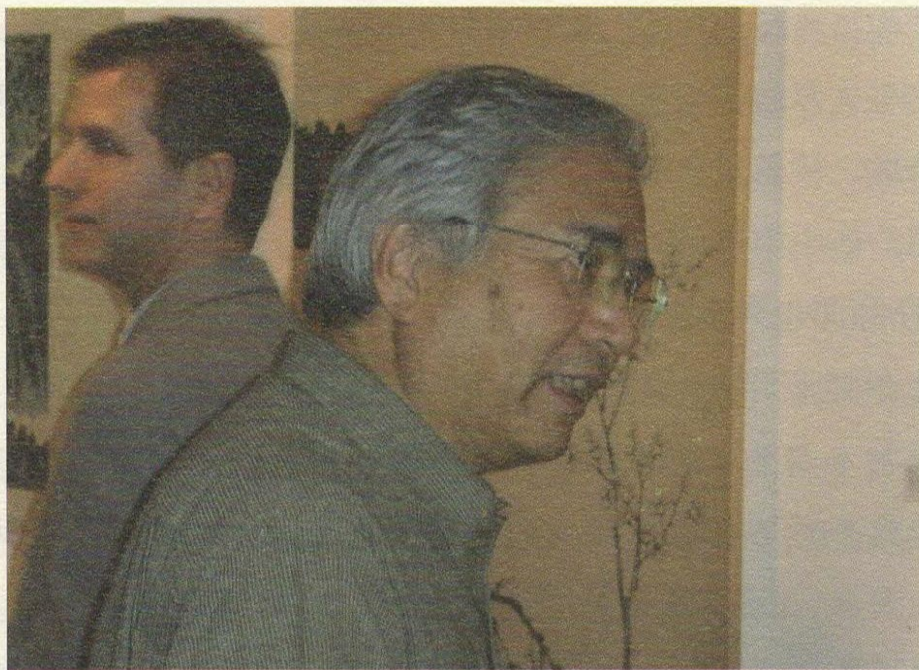
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下旬在香港，这是《今天》三十周年纪念活动。从东京到香港，十年过去了，世界的舞台正在转动。

那天我上火，嗓子哑了，用手势比划，在机场迎接新老朋友。在中国会的欢迎晚宴，《今天》头一拨先到了，前后是翟永明、范竞马、余华、贾樟柯、朱朱、赵南、李零和是永骏，他是最后的客人。由欧阳江河、张颂仁和我致辞。我最后说：“我相信，在大家的祝愿下，《今天》一定会走得更远，远到天边，直到和当年那些年轻人，和明天的孩子的身影合在一起。”

我找到两张照片。是永和徐晓与赵南坐在一起，白便西服，灰头发；另一张照片的角度，转身侧影，他永远那么低调。



《今天》三十周年纪念活动香港现场，是永骏（左一）及徐晓（左二）



《今天》三十周年纪念活动香港现场

第二天晚上，在香港中文大学音乐厅举办诗歌音乐会。由高音歌唱家范竞马主持。我再三要求，舒婷在舞台上说了几句话：“我本是鼓浪屿海滩一枚再平常不过的贝壳，经由《今天》，带上大海。是偶然的机缘，抑或历史的必然，让边沿与中心有了联结，我至今还不太清楚。只是在解冻与破冰时期，顺应人心，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微弱声音。”接着朗诵了她的诗。

第三天上午，在中环汉雅轩画廊义卖，包括《今天》（1978—1980）的限量珍藏本和字画。然后在中国会告别晚宴。摄影家王苗拍了不少照片，试图拦住时光流动。

夜深了，从九州风景区回到别府市。这是温泉的胜地。我和是永在室外泡温泉，仰望群星。

是永和助手安排路程，除了东京，还有京都和奈良。在京都与家人相聚。酒店与相国寺很近。盖瑞·施耐德就在这里出家十年。

在京都的家庭式小馆，是永夫妇请客。陈薇在日本留学，后与是永成婚，生了女儿。与餐厅老板娘呼应，灯影，清酒，杯碟和低语。我注

意到他严峻与温和的沉默，也有刚烈的沉默。

我们先去早稻田大学，第二天下午去东京大学，由林少阳教授主持。我朗诵诗歌，接着是永演讲。他看了看手表，下午五点二十分。这是行业的规矩。他手中展示的是《今天》三十周年纪念册《今天的昨天与明天》。高桥睦郎也来参加了。

是永继续说下去：“是赶上这次纪念才第一次去了香港，虽然现在是在大陆的一部分，但我能切身感受到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批评空间，香港这个地方还在发挥它的作用，还有批评性生存的空间。为了纪念三十周年，《今天》这本以诗歌为中心的曾经的地下刊物，最终选择了香港这个地方。《今天》还会继续走下去，但作为‘再次出发的地方’……”

银座的怀石料理店，由某孔子学院院长请客，是永和我与家人在座。午餐快结束了，偶然提到南京大屠杀，那位院长用中文说，没杀那么多？最多就十来个吧。我噎住了，他们俩用日文吵起来。是永告诉我，他曾任文部科学省第三号人物，极右翼。几乎每次面红耳赤。

二〇一八年晚秋，我和几位香港诗歌节顾问在京都开会。由大陆的房地产老板请客，在神户港口的怀石料理店。田原和是永通话，夫妇从大阪赶到神户。无风，港口很安静。那天晚宴，老板的爱国热情和上等清酒发酵。众人嘈杂，我们很难深谈。这是最后的见面。

二〇二一年七月三日获第二届日本大伴家持文学奖。“首先，庆祝《万叶集》诞生一千三百周年，追溯到日本诗歌的源流，相当于中国诗歌的《诗经》。我衷心感谢评委会成员，特别感谢是永骏教授。自一九八七年起，是永骏教授就开始翻译我的诗作和中国当代诗歌，日文版的《北岛诗集》于一九八八年一月出版，引起日本诗歌界和日本读者的关注。”（引自受奖词）

我在香港，因疫情隔离，无法参加日本富山的颁奖仪式。

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永因心脏病去世。

我和是永的合影应该是一九九二年夏天，在巴黎小酒店的大堂门廊。这张照片在漂泊中早没了。而在我的记忆深处：背景偏蓝，干涸的罗马式石盘。岁月褪色，我们那么年轻——

在微信中，找到是永和我的最后对话：

“多谢回信。27—34章略一过目，我在这篇长诗里作为唤起你追忆的意象出场，是很光荣的。第34章最后3行像是人类末日的‘神谕’，很精彩。第31章弹球机的4行可否删去？因为弹球机在日本的印象不妙……”

“弹球机是我日本经历的一部分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